

镜头背后的故事

卢志华不断按住快门，将一个个片段定格在方寸之间，他用镜头记录工程建设的点点滴滴，讲述着自己的故事。

一年前，卢志华带着喜悦和满足离开珠海回到老家中山，窗外风浪渐行渐远，各种思绪涌上心头。“在外漂泊久了，还是想回来照顾家人。”他说。得知航局在中山修建深中通道时，他要来找老板，自己已经取得了国家高级摄影师三级证书，说不定这里需要他。

以前，卢志华喜欢游走在城市的小街巷，记流水账，那些点滴在卢志华心中生根，但来到深中通道后，他被深深震撼了，灯火通明的浇筑现场，犹如钢铁巨兽的一体船、跃然水面的人工岛、堪比航母排水量的E1管节……简直是另一个世界，另一种体验。

“我很享受现在的工作。”卢志华说，尽管一开始面临许多周折。刚进场的时候，工人看到卢志华手里拿着相机，误认为他是监管部门，对拍摄很反感，生怕哪点操作不符合规范被拍下来罚款。“我一再强调是宣传人员，想通过镜头让更多人了解到一线建设者的辛苦，但这并不能够让工人完全接纳一个陌生人在身边走来走去。”

于是，卢志华申请驻留在工地上，跟工人同吃住，开启了“体验式采访”。天还未泛起鱼肚白，他就跟着队伍去施工现场摸爬滚打，看到有需要抬东西的时候，他也会放下手里的相机，上去搭把手。休息之余，就和工人一起在房间里聊家常，他会把拍到的照片发给家人，让他们和家人一起分享建设超千米大桥的自豪感。久而久之，大家伙儿自然熟络起来了。

“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，这张是老李在拧钢丝，他17岁就跟着村民一起来打工，凭着一身的力气，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方，抬钢筋，把水道，40多年过去了，生活有了起色，只是脊背越来越弯……”卢志华说。

施工一线，有苦也有乐。在一次采集视频素材时，他听到不远处传来粗犷的歌声：“女娲娘娘补了天，剩块石头就成了华山……”原来是焊工王有田，时不时喜欢唱上两嗓子，脖子青筋突起，脸上的皱纹跟着颤颤巍巍。估摸没严实，这天就要下火了。他也接唱了一句，引起一阵欢笑。

短短一年，白驹过隙，卢志华不断进步着光影的处理，他用心摩挲着这些真实且饱含深情的作品：两名工人扛着沉沉的水泥用具，在狭窄的专用通道缓缓而下；傍晚的天空彤云漫漫，工人们脱下安全帽在水龙头前洗去一天的疲惫……

“深中通道对家乡发展来说是巨大的机遇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一同建设世界级工程，壮观而且温暖。我很幸运能够参与进来，也会更加努力！”卢志华说。



篆刻 清正廉洁 潘文庆

有点文青的工程男

文/南向

刚认识江权的时候，你往往会觉得他是南方人，个子不高、瘦瘦的，穿上厚厚的工装都感觉很肥大，脸上常带着谦和的笑，与南浔当地人很像。

单位聚餐，他一般坐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，手中端着啤酒，别人敬好几杯了，他的酒好像还是那么多。

他是山东人，只不过与大家印象中山东大汉的形象相去甚远。有人说他文气，还有人笑他有点“闷骚”，这一点倒是与他白白静静、文文弱弱的气质相符。

一位96岁老兵最后的守望

文/时旭

电视里播放起抗战纪录片，虽然有些模糊不清，但还是让他原本混沌的眼睛闪亮起来。他目光炯炯地盯着屏幕，生怕漏掉任何一个镜头。96岁高龄的他，每天有两件一定要做的事：一是拄着拐和老伴儿一起下楼遛弯，二是看抗战题材的电视节目。

“解决了啃卡，看到他们在屋里喝酒没有防备，我回忆起当年的抗战老兵，一位参加革命70余年的抗战老兵，也是一位建国后开发‘北大荒’的拓荒者。”姥爷今年96岁，1983年从大队长的位置上退休。如今他饭量不多，脚步有些蹒跚，但一年365天，没有一天不拄着拐杖下楼散步，固执到有些呆板。冬天的黑夜里话不缺大雪，下雪路滑，姥爷却我行我素，每天准时穿好衣物、拿起拐杖，家里人也只好扶他下楼。紧紧在后，片刻不离。晴天的时候，姥爷喜欢坐在楼前向阳的椅子上，偶尔遇上老战友总会拥抱良久，平时习惯与路过的老人打招呼，看着路上车来车往，时不时眺望目标所及的远方。那远方，是他拼搏奋斗几十载的农场。

姥爷离休前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香兰农场六分场的大队长。“北大荒啊！真荒凉。黑油油的土啊！草茫茫，又有兔子没有狼。”这句民谣就是当年农场前这片古荒原最真实的写照。1958年，响应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发出的《关于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》，身为连长的姥爷递交转业申请，积极要求去开发北大荒。之后，姥爷与上百名转业官兵，并肩前进，不畏艰险，不叫苦，胸怀赤诚，不怕牺牲，是战士们热泪盈眶的地方。

那是1944年的隆冬腊月，正值农历春节。当初日寇侵华，姥爷在1940年从老家山东前往东北，随参军，离家时的他只有17岁，谁也想不到这一走就是79年。姥爷怀念家，会想念村头的那棵甘甜木井，也会偶遇想起院里的那棵枣树，但他却更留恋黑龙江这片土地，更爱这战士们听到爆炸声，手握钢枪，如离弦之箭，杀向敌人。他死后将他埋葬在香兰农场，埋葬在他战斗过的土地里，埋葬在他建设过的泥土上。他要闻着麦田清香，他要看泥泞的泥土。“战士们埋葬了他，他们浩浩荡荡，狼虫虎豹驱逐。他们将时光、力量、知识撒在广阔无垠的荒原上，让‘北大荒’成为了‘北大仓’；他们将鲜血染红了这片大地。他作战最后的

树高千丈，叫落归根，人走万里，终回故土。

姥爷今年96岁，1983年从大队长的位置上退休。如今他饭量不多，脚步有些蹒跚，但一年365天，没有一天不拄着拐杖下楼散步，固执到有些呆板。冬天的黑夜里话不缺大雪，下雪路滑，姥爷却我行我素，每天准时穿好衣物、拿起拐杖，家里人也只好扶他下楼。紧紧在后，片刻不离。晴天的时候，姥爷喜欢坐在楼前向阳的椅子上，偶尔遇上老战友总会拥抱良久，平时习惯与路过的老人打招呼，看着路上车来车往，时不时眺望目标所及的远方。那远方，是他拼搏奋斗几十载的农场。

姥爷离休前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香兰农场六分场的大队长。“北大荒啊！真荒凉。黑油油的土啊！草茫茫，又有兔子没有狼。”这句民谣就是当年农场前这片古荒原最真实的写照。1958年，响应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发出的《关于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》，身为连长的姥爷递交转业申请，积极要求去开发北大荒。之后，姥爷与上百名转业官兵，并肩前进，不畏艰险，不叫苦，胸怀赤诚，不怕牺牲，是战士们热泪盈眶的地方。

那是1944年的隆冬腊月，正值农历春节。当初日寇侵华，姥爷在1940年从老家山东前往东北，随参军，离家时的他只有17岁，谁也想不到这一走就是79年。姥爷怀念家，会想念村头的那棵甘甜木井，也会偶遇想起院里的那棵枣树，但他却更留恋黑龙江这片土地，更爱这战士们听到爆炸声，手握钢枪，如离弦之箭，杀向敌人。他死后将他埋葬在香兰农场，埋葬在他战斗过的土地里，埋葬在他建设过的泥土上。他要闻着麦田清香，他要看泥泞的泥土。“战士们埋葬了他，他们浩浩荡荡，狼虫虎豹驱逐。他们将时光、力量、知识撒在广阔无垠的荒原上，让‘北大荒’成为了‘北大仓’；他们将鲜血染红了这片大地。他作战最后的

树高千丈，

